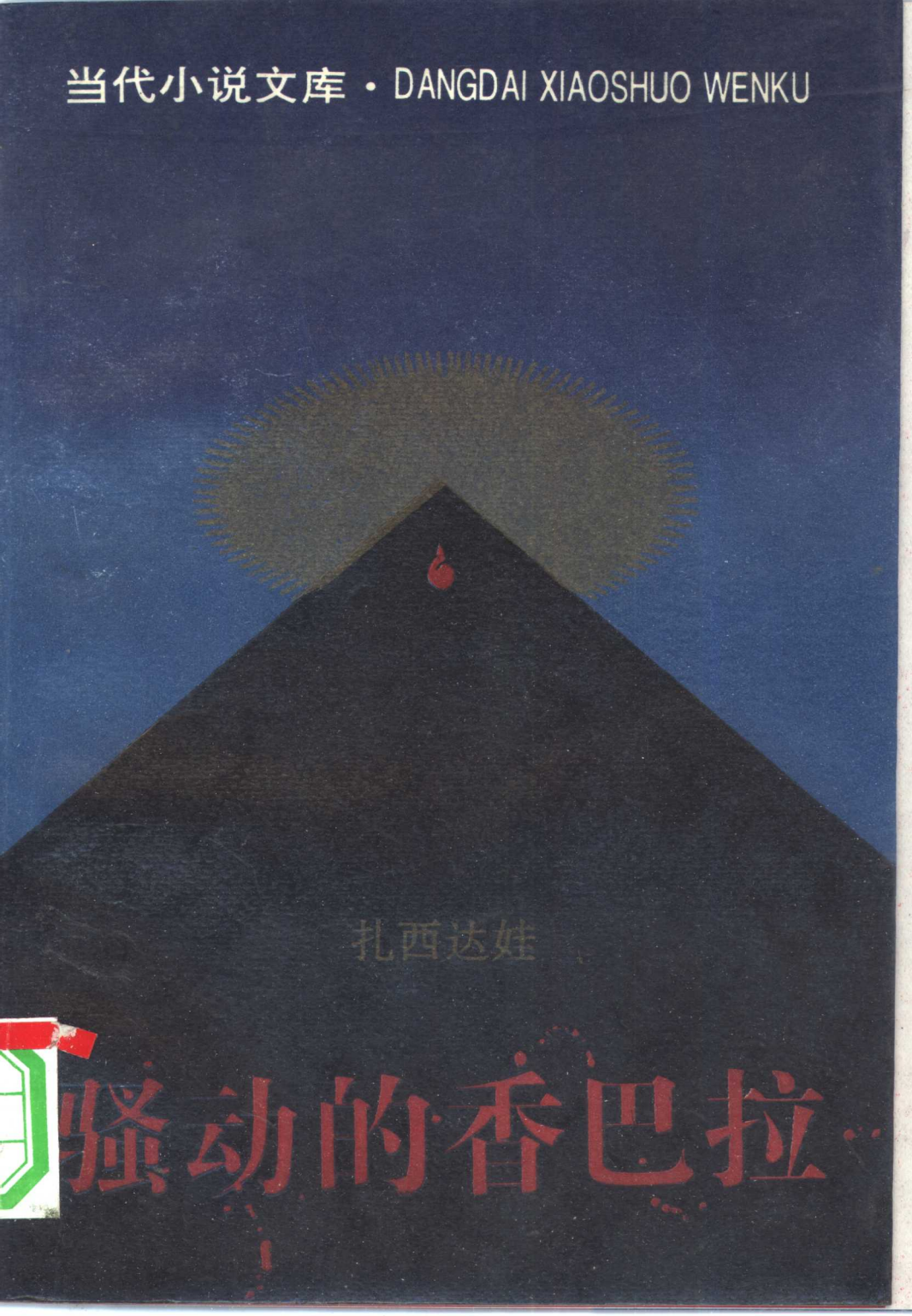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扎西达娃

骚动的香巴拉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 XIAOSHUO WENKU



扎西达娃

骚动的香巴拉

作家出版社

北京·1993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骚动的香巴拉

作者：扎西达娃

责任编辑：冯秋子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70 千

印张：12.125

插页：6

印数：0001-3.400

版次：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688-3/I·687 (平)

ISBN 7-5063-0689-1/I·688 (精)

定价：9.45 元 (平)

定价：14.45 元 (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小传

扎西达娃，藏族，一九五九年生，初中毕业后在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当过美工、编剧，后在西藏自治区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七九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获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另有作品或作品集获第二、三、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

已在法国、日本、台湾出版个人小说集，部分作品被译成英、德、法、日、西班牙等文字。



石田雄

正微弱的老马驮载着孤独的旅人
和他的——简单的行囊在没有人
迹的小路上无言行走，不知最终
要去往何方。许久，从前方的南
坡下面时隐时现地冒出几个模糊
不清的影子，快在地面蒸腾起的
热浪里变形地抖动，渐渐看清了
是一排人马，正一前一伏地平线
的水气中迎面而来，这是一群朝
圣的善男信女，他们遮风挡雨
裹着臃肿的皮袍，拉着绳子，背
着着用柳条编成的行囊袋。小狗
也随着主人紧跟在主人的脚后，半
大的儿童被大人牵着手拖拉着踉
跄而行。婴儿从母亲的皮袍里探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第一部



炸裸子的油烟味飘进她鼻孔里，远处有稀落的鞭炮声。她想摇动头颅，身子像液体一样有流动感。眼皮沉重酸涩，她不愿意睁开，宁愿继续沉湎在病态的世界里，她那僵硬麻木的手指在空中抓动了几下。一片光亮渐渐呈现出世界的影象，犹如一缕乐声由远而近，她终于进入到灵魂在梦魇中为她构造出的一个冒险而浪漫的国度：炽热而炫目的山谷平原如死一般绝静，沙地蒸腾起一阵阵炙人的热浪。下午的阳光晃眼，地平线的尽头跳跃着海市蜃楼的奇异轮廓，烤成白色的平原像受惊的羊群一样顺风奔跑。

整个荒原恍惚飘游，似有似无。

她置身于一个很高的角度（通常是白度母踏着祥云从空中飘过的角度）俯看着白色的三菱牌越野汽车停在干涸的河床边，像是巴黎——达卡尔国际汽车拉力赛一辆误入歧途迷失了方向的赛车，孤零零闯进了这个神秘荒凉的国度。

她飘进了这辆汽车里，身体感到了狭小空间的拥挤，驾驶座旁边有个女人的脑袋发出轻微的呻吟，她的灵魂进入到这个女人 的体内，她代替了她。凯西·才旺娜姆想睁开眼皮醒过来，巨大的困意罩住她全身软绵绵无法动弹。整夜的失眠折磨着她，

在拂晓时吃了两片安眠药，到现在药效才开始发挥出来，使她坠入了昏睡不醒的倦意中。她梦一般摸住自己的手，掐了一下手背的皮肤麻木得没有什么痛感。坐在她旁边的这个男人已经从后排车座上取出了一只陆军半自动狙击步枪，乌黑的枪身在白晃晃的阳光下如同一件大玩具。你要干什么，亚桑？她晃动沉重的脑袋说，拍拍我，拍我的脸，把我弄醒。亚桑·索朗云丹的手掌凑在嘴前象征性地啐了几口唾沫，噼噼啪啪在她脸上不重不轻地拍了几下。睡意消退了许多。他又帮助她摇下她那一侧的车门玻璃，一阵干燥静谧的风吹进来，她差不多快清醒了。

“妈妈，你醒一醒。”她听见耳边床头板被什么物体碰响的声音。女儿在天际的边缘呼唤她。是德央还是梅朵？她的脸再次被亚桑拍打着，“没什么，夫人不过是睡得很死。”这是达瓦次仁的声音。“她的手冰凉！”女儿说。“我去弄个热水袋来。”厨娘芭桑钝重的脚步走远了。她慢慢睁开眼睛，看见干涸了多少个世纪的河床堆满累累砾石，一块块的圆石被高原的阳光风化得表面粗糙。前面很远的乱石堆上有几只野羚羊静静地站立不动。亚桑在车外俯下身抓起了一把细沙从手指缝里一点点漏出来观测风向，一缕沙粒呈微微的弧线飘落在他脚下，是逆风，这很好。那边的动物还没法嗅到陌生新奇的气味。他把弹匣里的子弹轻轻推上膛，端起步枪从车后绕过去，身体弯得很低，摆动着像女人一样宽肥的臀部，像漫画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沙滩上绕了一个大圈，移到野羚羊视线看不见的地方，伏在一块石头上把黑色的枪身慢慢伸出来。天性警觉的野羚羊仰起脑袋左右转动，扇动鼻孔还是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死亡气息，它们几乎是同时借助后腿矫健有力的反弹高高蹿跳起来急疾飞奔。他

直起身快速移动枪口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它们眨眼间已消失在砾石累累的低洼处下面，传来一阵杂乱脆响的蹄声。

车里被阳光蒸烤得烘烫闷热，散发出尼龙、食品、塑料部件和汽油的混合气息。她懒散地坐在车里不想走下来。车座的皮革被潮热的汗水浸淫得湿呼呼，她扯了扯压在座位下的裤子把它和沾在屁股上的皮肤分开，然后点燃了一只香烟朝车窗外长长地吐出一口淡蓝色的烟雾，一只手按在额头的太阳穴上。

亚桑把枪搁在石头上，在原地褪下裤子解起大便来。高原透明稀薄的空气和荒凉雄浑的原野使人的视线距离产生错觉，亚桑的身影被凯西·才旺娜姆产生错觉的视线推到了很远的地方，他的身影既清晰又渺小。

这时，那个在十年前逃往国境线被士兵击毙的男人，如今又被凯西·才旺娜姆从魔鬼的头脑中虚化了出来，成了一位喜欢在荒原上冒险的摄影家，汽车座位旁边的一只沉甸甸的黑色尼龙摄影包和后排车座上堆放物品表明了他的身分，后面的几只箱子里放有三角架、电瓶灯、反光板，一只精巧的白色铝合金箱子里放有一架哈色勃莱德 500C/W 型照相机和全套附件，黑色尼龙摄影包里装了一套尼康 F3 型照相机。车内还装满了个专业摄影家外出工作时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设备，后面堆放着鸭绒睡袋、尼龙帐篷、两只带钢架的大背囊里装着充气式床垫、御寒的衣服，几箱从假日酒店弄来的各种野餐食品和进口饮料，从军队弄来的水果罐头、固体燃料，还有轻型硅光板太阳灶和太阳能充电照明灯、军用野炊汽泵炉、小高压锅以及红外线望远镜和足够的步枪子弹。这个在拉萨很有名气的摄影家每次外出旅行总是能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装备得像个应有的进行远征的冒险家。他是贵族的后裔，在自治区政协——

这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保留下来的元老院里还享有一个常委头衔的特权。但是他对冗长的礼仪性会议和浮华的社交活动不感兴趣，讨厌应酬那些假模假式的事务性活动，这个五十多岁的单身贵族喜欢独来独往。

她把车顶后的后视镜扳过来，打量着自己：多年的失眠使她容貌消瘦，但她仍然是个美人，她从不施抹浓妆，皮肤依然富有弹性。像大多数这个年龄的有身分有教养的女人一样，她在长长的脖颈——这个最容易暴露一个女人衰老迹象的部位——外面系了一条真丝围巾。她永远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骄傲，她天生就属于那一类少见的能使女性身体最美妙的线条和最成熟饱满的风韵一直保持很多年的女人，已经快五十岁了，皮肤依然光泽细嫩，腹部和大腿没有多余的脂肪。她的眼眶有些凹陷，显出一种特别的魅力，一个北京来的画家对她说：你的鼻子很俊美。俊美，这多可笑，她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汉语中这两字的发音，虽然她知道这是个很美妙的形容。这地方好怪呀，就跟在做梦一样怪诞。哪儿来的光秃秃的河床？没有道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石地，旁边的山峰一座连一座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安眠药的效力还没消失，她坠入到涂满五颜六色的碎玻璃堆里，每块颜色的玻璃都显现着支离破碎的生命片段，每块玻璃的背面是东拼西凑的未来。儿童搭成的积木造型怪诞色彩绚丽丰富，却总是摇摇欲坠让人提心吊胆，她被放置在最高处的一块红色三角形象征智慧还是象征精神摆脱世俗的灵气？提升？犹如佛塔顶端的日月尖顶？是一片祥云把她托向空中，她俯视下面看见了彩色玻璃背面的未来显化出的影象：凯西庄园老公馆按过去的规模和样式重新修建起来，一条笔直的林荫道路通向庄园大门……周围是绿色的树林……她裹着睡衣站在新公馆二楼落

地式玻璃窗户宽大的阳台上……她的情人——新的庄园主老爷。索朗云丹开车去附近一座庄园和贵族男人们聚会，他们很注意保持民族特色宁肯吸鼻烟也不抽雪茄？很有老式贵族的派头却有些可笑……喝完咖啡又坐到书房的转椅上继续写自己的回忆录我不喜欢能打出藏文字母的四通打字机，书房是一个充满感情和智慧的地方，应该很典雅很古朴，一台漂亮的机器会扰乱感情的思绪……夫人，晚餐已经准备好了。管家达瓦次仁踩着地毯无声无息走进来，这个漂亮英俊的年轻管家呀，我始终想不好他到底应该是戴红穗圆帽穿土黄色绸缎的长袍还是系蝴蝶领带穿黑色燕尾服好？几根红色蜡烛的火光烘托出晚餐的气氛。牛乳、煎烤的肉香和蔬菜的清香。达瓦次仁，他谦卑的顺从和骨子里的不羁驯服使你永远窥视不到他灵魂的颜色。当油然而起大慈大悲的怜悯之心面对色岗家一群非洲饥民般的孩子们她把离她最近的达瓦次仁顺手搂在了怀里，就这样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从一个肮脏的牧羊孩子变成了在拉萨经常制造桃色新闻的风流倜傥，他身上潜藏的奇异魔力愈加显现出来……卧室里的灯光透着幽暗的肉欲气息，面对一个男人我的丈夫是谁她平静地闭上眼，在他的手掌和嘴唇的抚弄下感受着情欲的电流渐渐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出现颤动的酥痒，她敏感的肌肉在跳抖……农人们丰衣足食，他们爱戴自己的庄园女主人，男人们脱下帽子最真诚而不是被迫地向她弯腰吐舌，在乡间的庄园别墅宁静地度过后半生是何等的雍容和辉煌……

野羚羊从低洼处里冒出了几对黑色的犄角，朝远处的山冈移动，淹没在大地蒸腾起层层抖动的热浪中变成一团模糊的黑影，渐渐溶化在山冈后面，我不要热水袋，她们以为我死了，想把我推进火焰般的地狱中。她从公馆卧室的床上跳起来钻进三

菱牌越野汽车里，汽车继续沿着Z形的河床边一阵缓慢地颠簸，河床延伸到另一侧的山谷。在穿过河床时，亚桑差点失败，汽车几次熄火，下面的石头又圆又大，车身左右倾斜得很陡差点翻倒。开上了一个陡坡后，视线豁然开阔，前面是一片空旷的平原地带，布满碎石的大地寸草不生，旁边的山势气派宏伟，近百米高的笔直绝壁的悬岩，上面的顶部平整得像是人工砌出来似的一直蜿蜒伸展到很远很远，这道天然浑雄的悬岩使得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的城墙在它面前相形见绌，汽车渺小得如同一只蚂蚁在绝壁的阴影下面爬行，亚桑一遍遍大声惊叹却不敢停下车来拍摄，他似乎急于想摆脱在这气势磅礴的悬岩底下感到的压抑和某种隐藏着神秘气氛的笼罩。平整的碎石路面土质松软，汽车没法加快速度，车后扬起一股长长的尘土。这道城墙般的悬岩长达数十公里，看起来没有尽头。太阳被挡在山顶后面，不知悬岩上面是什么，也许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平原，却更使人联想到是一堵巨大的城墙里面存在着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一个古老的王国。

“还有多远呀？”才旺娜姆忐忑不安，她想说说话。她不知道汽车载着的是一个希望的还是破灭的梦想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不知道，我是按着方向走。没错。”

“你是在往地狱里开吧？”

“你指一道门我就开进去，我怕什么哪。”

“别开进去，好吗？”

“为什么不？参观一下。”

“求求你，别开进地狱，啊？”

“好吧，那咱们想想办法开进涅槃。”

“我们已经进入过涅槃了。”

“如果你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停下来再……”他的嘴里被塞进了一块糖。

“听听音乐吧。”她很满意气氛有些活跃起来，天哪，那就是涅槃吗？两个人光着身子干哪干哪真是漫长，他这一辈子睡过多少女人呢？似乎对各种类型的女人都能从容地应付，但这一次却做得不够好，未免有些紧张，也许岁月不饶人，他开始老了。他披着衣服坐在床边，像经受了一次轰击似的两眼无神，她的脸贴在他棕色的后背皮肤上，嗅到了一股奶油的气息。她找出一盘磁带塞进放声机里，倒卷过磁带后按下放音键，过一会儿，响起西藏著名的女歌唱家才旦卓玛嗓音动人婉转的歌声：

啊，送去深情的一瞥，

嗦——呀啦哩，

美丽的仁增旺姆姑娘

飞来一汪秋波。

啊，情人的眼睛在眉睫下相遇，

嗦——呀啦哩，

我和美丽的仁增旺姆

结下了永世之缘……

听见这歌声，才旺娜姆的思绪已飞到她心灵最后的归宿地凯西庄园，这座她家族的古老庄园寄托着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后所剩下的最后梦想。汽车正载着她穿越西藏高原的

荒凉山谷，把她疲惫的灵魂送回她祖先的故居。她的灵魂早已脱离躯体在空旷的大地游荡，使她进入到一个似真似幻的由远古的神话和她生命的片段混杂在一起的恍惚世界，她看见了她的右前方坦荡的开阔地带上有一个人的身影，穿着白色的绸衣，头上扎着水晶般奇妙的头巾。他跪在地上，旁边燃着青烟，看得出他是在熏香祭祀，他双手合十仿佛在默念真言。没有一丝云朵的蔚蓝的天空在大地回响起阵阵笛声般的音乐声中显出七色彩虹，形成一个巨大的拱形圆门，幻化出巨人般的八位天女簇拥着一位头上饰着金银珍宝的美女翩跹飘落在白衣人身前，他用箭杆勾住美女的衣衫，八个天女返回了虚空，大地回荡起男人波浪般的声音：南门玛^①，您从天界降临，我作为一名地上之人表示欢迎。在停留人间的期间，请充当我的妻子。又说：应该结为伉俪前往家乡。南门玛说：芒董达赞^②，可以。若要结为夫妻，我应得到淋浴。随即出现天柱般的旋风把一切化为空寂。

才旺娜姆的灵魂继续跟随在西藏的神话后面飘游，她看见了一条白晃晃的道路，亚桑被她的意志所左右，把车开了上去。路面粘滑稠软满是白浆，才旺娜姆说别开上去，这不是一条白色的道路，这是芒董达赞的保护神一头乳牛流出的奶汁。走了没多远，果然看见一头巨大的黑色牦牛伏在地上小憩，亚桑抡起方向盘远远绕过了它。芒董达赞，我们来到了什么时代？他自言自语说，历史是一条可恶的蛇。

汽车的颠簸和拐弯时重心的偏移使她又重新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不知什么时候，她听见有人用激动的声音在说：“夫

① 意为“天界女子”。

② 天神种姓，一支西藏古老的朗氏家族的祖先。